他把烟蒂按在烟灰缸里用力掐灭,然

后站起身,做了一件让我目瞪口呆的事,

用竹启子对着刚刚揭下的"二层"纸面划

了几道,"啊?"我惊叫起来。于老师冲我

笑笑,继续用手指在划开的口子上慢慢撕

扯,不多久,完好的画面就变得支离破

碎。我看得怔在一旁,而这时于老师却好

像舒了口气,脸色也开始轻松。"于老师,

这……好可惜啊! ……您到时如何跟老

主顾交代?"我低声问。"就说我人老了,眼

不行手也不行了,揭不完整喽,再道个歉,

应该不会有事。"于老师说,"至于你说的

可惜,真的可惜吗?知假造假,对不住自

己的良心才真的可惜!"他顿了顿,拍了拍

我的肩:"要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

脑海里回荡,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异常清

于老师那也去得少了。大二时老家因为

旧城改造而拆迁,等我得到消息赶回时,

我家和于老师女儿家都已经拆得只剩一

片废墟。没有碰面,没有叙旧,没有告别,

那时没有手机,连电话都是罕见物,从此

但总没有确切的信息,更没有确切的地

书画作品去装裱时,总会想起于老师,想

起他的工坊,想起他裱的画,到最后也只

能在心里默默念着:"于老师,您在哪里?

我惆怅了很久,也托人不停地打听,

从此不管是拿着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便彻底失去了联系。

一切可好?"

于老师的话一直如暮鼓晨钟般在我

长大后我在省城上大学,很少回家,

□毕雪锋

裱画师

一个约莫十二三岁的少年光着膀子, 跪在凳子上,一手拿着毛笔,一手按着白 纸,正专心致志、全神贯注地趴在"八仙 桌"上对着一本《芥子园画谱》临摹吴石仙 仿黄鹤山樵笔意的《蜀山行旅图》。

虽地处房门外空地,暑热也已隐退, 时不时还有穿堂风拂过,但少年额头和鼻 尖上的汗珠还是不停地冒出,久久地未见 其擦拭一下,专注和纯粹的态度让他忘记 了一切,当然更不会注意到身后站着的这 位老者了。

老者六十开外,个子不高,但精神矍 铄,脸微胖却洁净红润,鼻梁上架着一副 黑框眼镜,显得很斯文。透过眼镜片看到 的是一双在他这个年纪绝少的、略显"清 澈"的眼睛——是的,这双眼睛牢牢地盯 着少年笔下的画面。他此时如雕塑般一 动不动地立着,和少年一样融入到了画 里,仿佛四周的空间都停止了。

时间一点点过去,天色也已暗下来, 直到少年的母亲过来催促吃饭,少年才停 下笔。老者也收回了目光,和少年的母亲 聊了起来。

后来少年从母亲口中得知:老者姓 于(说来惭愧,少年一直到现在也没弄清 楚他究竟是姓"于""余"、还是"俞",姑且 还是以于老师相称吧),是一位裱画师,在 本地很有些名望,与书画界、收藏界的老 师们关系也很好。他对少年小小年纪所 表露出的对画画的热情赞不绝口,并答应 少年的母亲会给少年找个好的国画老师。

那位少年就是三十年前的我,这也是 我和于老师的富有戏剧性的初次见面。

于老师的裱画工坊就设在距离我家 不远的他女儿家。一进门,穿过过道便是 底层的朝南大间,也就是工坊的所在地。

一张红漆照面的裱台桌横亘在眼前, 半新不旧,有点褪色的桌面看上去十分宽 大结实,占据了三分之二的空间。四周还 算光滑的本色木板墙上,到处都是书画作 品从墙上揭下后残留的纸边痕迹,一层一 层,密密麻麻,恍若在诉说着它们的前世 今生。桌上散放着各种裱画工具,什么棕 刷、排笔、竹启子、针锥,都是有好些年头 的家伙,细细打量仿佛都带着一层油光。

房间里永远放着个小火炉,而炉上也 永远放着把铜水壶,正"噗呲噗呲"地从壶 嘴里冒出蒸气。听于老师讲,取暖、淬火、 熬浆糊、烧开水都离不开它们,更大的作 用还在于增加房间的湿度,提升裱件的平

于老师每天就在这个房间里重复着 裱画的步骤:观察(字画)、托裱(画心)、镶 条、覆背、砑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一直到现在我的脑海里还定格着这 样的画面:初升的阳光透过窗棂照在裱台 桌上,一位带着老花镜的老人正低着头, 一丝不苟、严丝合缝地用手指在托纸的边 缘均匀地抹上浆糊,动作轻快而娴熟。

我每次去拜访于老师,总是在不打扰 他工作的前提下先浏览一遍墙上或裱台 桌上的书画作品,好的更是多看几遍,有 时目光甚至不忍离去。本地虽是小地方, 但也能见到一些名家作品。乡贤如陈叔 亮、任政等自不必说,其他的以"浙派"和 "海派"为主,有陆俨少、潘韵、孔仲起等的 山水,程十发、周昌谷、刘国辉等的人物, 陆抑非、诸乐三、朱颖人等的花鸟,马一 浮、沙孟海、刘江等的书法。当然也能见 到清朝、民国时期的老字画,运气好偶尔 也会碰到大名家,如虚谷、任伯年、蒲华 等。毫不夸张地说,我最早的鉴赏力和审 美观就是从那时培养起来的。

待把手头的书画作品托上木板墙后, 于老师便会坐下来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牡 丹",点燃了一边吸一边和我聊天,从我看 过的书画开始,然后聊读书或家常,再聊 做事或做人……一聊半天。我那时虽然 性格比较腼腆,但和于老师接触几次后也 很快与他成了"忘年交",而且这段情谊维 持了很多年。

现在想来我不但很大程度上惊叹于 他对书画方面的广博知识和精湛的裱画 技艺,更有深深刻进记忆"光碟"的,难以 忘怀、敬佩不已的还有他的处世为人。

那是我初三毕业后的一个周末,照例

去于老师处拜访小坐。是他女儿来开的 门,并示意我轻声。我知道于老师肯定在 干活,而且在干精细活,于是蹑手蹑脚地 走入裱画间,寻了张凳子坐下。只见台桌 上有一张四尺全张的墨竹老画,虽有些破 旧,但粗笔浓墨、纵横挥洒、元气淋漓,虽 反覆在桌上看不清落款,但感觉应该是大

于老师正心无旁骛地沿着作品的下 角开始起揭,手法小心稳重、不颤不抖,一 点点、一寸寸地往上移……一小时,两小 时……最终,两张一模一样的画作终于呈 现在我的眼前。

于老师擦了擦手,放下老花镜,坐下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揭二层"? 我 记起曾在书上看过介绍,是传统书画作伪 的一种方法。"揭二层",因其意是起画心 二层,而画心是命纸中的灵魂,所以也叫 "魂子",又叫"混子",此种方式作伪的书 画作品最难鉴别。

明清以来,由于花鸟画迅速发展,多 用大写意画法,需要用到厚纸即"夹宣 纸",这种纸有两层,优点是吃墨多、渗透 性强。而作伪者就是利用这一点,因为作 画后底层会留下比较清晰的形态,托裱时 湿透水可以揭开,也就是把书画真迹的字 心、画心的表层与命纸揭离。一般上层清 晰,下层墨色较淡,作伪者就对照上一层 的书画的画意,在下层纸上做一些局部补 笔、填墨和加色,然后加盖印章,装裱起 来,冒充真迹。当然前提条件还要看作者 的用笔用墨,如果用笔浓厚,力透纸背则 容易揭裱,反之如果用墨较淡就无法揭

于老师看到我似有所悟的样子,夹着 烟冲我点了点头,脸色有些凝重。我再仔 细看了下落款,哦,原来是蒲华的墨竹,怪 不得! 于老师告诉我,这是一个画商老主 顾拿来的,知道他的手法,点名要"揭二 层"。吸了口烟,又说,他本不愿接,但考 虑到老生意,而老主顾又"软硬兼施",实 在不好拒绝,就说勉强试试。

□陈荣高

桃花湖游记

桃花湖,天下不知有多少个 桃花湖,更不知桃花湖的原型在 哪里? 我以为桃花湖出自陶渊明 的《桃花源记》

《桃花源记》叙述一个渔人偶 然进入与世隔绝之地的奇遇,虚 构了一个自给自足,人人自得其 乐的社会,希望能有一个属于自 己的精神家园。

桃花湖,数不胜数的桃花湖, 如今杭州又出了个桃花湖,位于 皋亭山下的丁兰古镇,一个只有 20万平方米的湖, 却展示了一幅 山水相依、文缘相融的桃花盛景。

走进桃花湖,先要拜见的是 那位高宗皇帝。看他观桃是那么 认真,那么入神,一定是很久没有 来了。记得880年前的那个观桃 节,宋高宗坐着御驾来到皋亭山 下的桃源村,那一天,桃源村房前 屋后、山上山下桃花盛开,在阳光 雨露滋润下晶莹剔透,桃花是那 么灿烂,那么妩媚,那么奔放。高 宗摆摆手谦和地说,我已经来迟 了,比我早的还有秦始皇和钱镠 前辈呢。

话说秦王沿着"秦河"(古上 塘河)来到杭州,被钱江潮挡在与 桃花湖近在咫尺的皋亭山下。"皋 亭古埠"成了"京杭大运河杭州 站","钱塘自古繁华"在山与江之 间一寸一寸成长。

"西湖赏月,皋亭观桃"历来

为杭州两大风流雅事。每年桃花 盛开时,皋亭周边人山人海、热闹 非凡。适逢南巡,乾隆皇帝亦为 皋亭之胜景御驾亲临,每每成为 其落足杭城的前站。

顺着桃花林沿溪而上,远远 地看见林溪两岸布满了如繁星点 点般的桃花,桃树相间柳树成荫, 一棵桃树一棵柳在林溪间显得格 外美丽。

桃花林溪不是大自然的造 化,而胜似大自然,孕育那能工巧 匠雕琢出美景,溪水依然是静静 地、慢慢地、缓缓地流向前方。

沿着书画长廊,到达了桃花 扇戏台,静下心来好好地看一场 戏,是昆剧《桃花扇》,为清代著名 的传奇剧本。演员走进园林与观 众互动,达到了如梦如幻的境界, 主演李香君,一个封建时期的传 统故事让她演活了。

> 戏瘾未过,又登上了桃花岛。 桃花岛上整体建筑具宋代风

格旦艺术精湛,巧妙布局了小桥、 流水、古树、庄宅。仙人桥、清音 洞、靖哥房、黄蓉茶庄、药师精舍、 八卦书屋,让你仿佛融入当代武 侠文化大师金庸描绘的意境,追 寻神奇多彩的武侠生活。

正为人间美景陶醉,同行的 张总提醒我注意脚下工地水坑。 始悟桃花湖尚含苞待放,现栏杆 初成,草木未盛,老童神游耳。

□张勇

说说而已

导演李安父亲李升在1946年当过民 国政府崇仁县县长,后来调至教育部担任 主任秘书。各地解放后,开始土改与镇 反,李升这样的前政府官员纷纷被打倒镇 压。1949年,李升只身离开大陆前往台 湾,在屏东县潮州镇落脚。当时的县长都 是乡绅出身,有文化,遂以教书为业,担任 过台南二中、台南一中的校长。并重新娶

妻生子,这才有了李安。 李升是教育家,重视学生的品性操守 重于课业表现,例如雇用许多工友清扫整 理校园,他认为"好的环境对孩子有潜移 默化的功能"。早年台南一中大多聘任名 校出身的老师,李升却不迷信名校,聘任 老师时会亲自去听课,确定老师上课内容 才聘,这可看出李升办教育的新思维。

李升原本期待李安成为老师,但他却 不是读书的材料,应考又太过紧张,联考 两度落榜,因此很失望,直到现在仍耿耿 于怀。李升很晚才肯定李安的成就,当

□桑飞月

《理性与感性》获得1996年奥斯卡7项人 围时,他对李安说:"照这个速度,到你50 岁时应可拿到奥斯卡奖,也许到时你就可 以满意,去找份正当的工作。

对待爱情,李升也有自己的独到见 解,他曾经说:"假如逃难讨饭,我要一碗 饭,第一碗一定给太太。"如此深情,儿子 李安铭记于心,一生也愿意这样做。 这样的话,说者可能是真情流露,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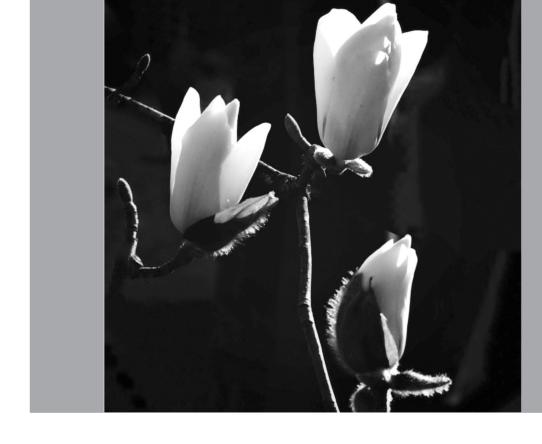
是,如果作为听者,只当他是说说而已吧, 千万别当真,原因吗,我前面的介绍,相信 您已经明白了。 当年李升决定离开大陆时,带走了家

里所有的金银细软当路费,声称要去欧洲 留学,还找同村人借了一枚金戒指。他完 全没有考虑带走娇妻和四个孩子……

据李安同父异母姐姐李亚莲回忆, "父亲走后,家里顿时失去了顶梁柱,母亲 只身带着我们兄妹4人相依为命。因为我 们家是地主身份,家里没有一分田一分

地,好在母亲心灵手巧又天性乐观,帮着 别人做些针线活之类的杂事来维持生 计。尽管这样,生活还是难以为继,无奈 之下,母亲将三姐瑞儿抱送出去了,带着 我们兄妹3人到了外婆家居住,在舅舅的 帮扶下勉强度日。'文革'时期,母亲和我 兄妹成天戴高帽、游街、住牛棚,那时的 我,最怕的是白天到来,因为一到白天,母 亲和我们又不知受到怎样的折磨。而在 晚上,我可以静静地想念父亲,想像父亲 的模样,多么想能得到父亲的疼爱,得到 父亲的呵护,哪怕有父亲一点儿消息也好

我丝毫没有责备老人家的意思,也绝 对相信老人所说逃难讨饭要到的第一碗 饭一定给太太。只是,时移世易,当狂风 巨浪袭来的时候,究竟能做到什么,只能 在现实语境中去品咂。否则,再漂亮的 话,也不可当真,也许人家只是说说而已。



□徐惠林

被拎耳朵的兔子

我年少时那个靠种植、养殖过活 的村子何时兴起养长毛兔,现在已经 记不清了。反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刚解决温饱后,村民看了电影《许茂 和他的女儿们》,心潮涌动而出的念 头不是生一大堆女儿,而是如何做个 "万元户"

血淋淋的小湖羊皮,被扒下贴在 供销社的门板上一字晾晒,是那时我 在港口街赶集时常见的情景。一旁 有个小饭店,以"红烧小羊羔肉"出 名。"补得很啦——"喝得脸红红的家 伙从饭店出来很有派头地大声嚷 叫。我们村里难得养羊,小羊羔大多 出自隔壁吕山一些村坊,那里是出产 这种"软宝石"的基地。

那时,杨柳枝能卖个好价,我们 村路两边、塘河畔的柳树,一到暮春 皆被咔嚓咔嚓劈去,扎成大捆小捆, 一一剥去青皮,赶上日子村民结伙上 公社出售。

在乡村,"美"这玩意儿相对于 '实用",是次而又次、等而下之。虽 然,那时的我对未来充满憧憬,常在 困顿的生活里抬起眼,打量、遐想着 美丑世界。有些女生很美,扑闪的眼 睛会说话。而柳枝被剪断的村子就 不美了,犹如女生为了卖辫子剪了头 发

再后来, 听说麻杆又值钱了, 于 是剥皮的是一年长高的麻杆。后来 又听说养珍珠值钱了,但鱼塘不多的

我们村,没辙了。 那时在我的印象中,要想富,就

得对动物植物"剥皮剖肚"。 说了半天,得赶紧回到兔子上去 -长毛兔。不知何时,养长毛兔一 夜间在我们村兴盛起来。放学回家,

冷不丁能在村口或竹林间看到它们 迁,直到今日,至少在我老家再也没 中的溜号者。雪白的身体,太抢眼, 常成为家狗撕咬的猎物。长毛兔逃 出了笼子,以为自由了,却不知笼外 的世界更凶险。

饲养长毛兔很方便,柴房或猪圈 辟一角,叠上几个木笼或竹笼子,拎 着这些眼睛红红的家伙,往里一扔, 再让娃崽每日放学割猪草,多备点青 的嫩的就行了。大人喜滋滋, 劳碌了 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听兔子吃草的声 音,就仿佛能听到它们一厘一毫长毛 的声音,也犹如听到吃饱的肉猪打鼾 的声音。村里人实实在在,这些声音 是农人耳里最美妙的音乐。我们家 里也养过几只,我每次打猪草,特别 留心把细嫩的草分开,还注意收集一 些萝卜缨子、兔子刺(一种植物)。在 大人盘算着新一茬毛又长了多少天 之时,我们割草也是割得昏天暗地。 也不知几番草长草割,春秋易逝,更 不知那些雪白高贵的奢侈兔毛,卖了 多少钱,它们最终是钻进了城里人的 棉衣内,还是漂洋过海温暖了洋人的

也不知哪一声唿哨过,市面上兔 毛突然不值钱了,于是村里又掀起了 杀兔潮。还别说,家家烟囱冒烟,兔 肉香味缕缕袅袅,让这些平日里欠油 水的人大快朵颐,饕餮一番。精明的 人家,还留些个在笼里,一是等等行 情,二是若等不来好消息便留着待客 食用,其味道可与鸡肉一拼。

餐桌上兔肉啃光的骨头,落入桌 下候食的猫狗嘴里,就是一个生物循 环。在乡村,猫狗因为看家、捉耗子 的功用,会被常年供饲;而兔子,让经 济这把刀宰了,就不再回来。时过境

有见到它们的身影。"兔子尾巴长不 了"呗!它们像一团白色的亮光,穿 过我的童年、少年时代,留下痕迹,还 留下"高贵与实用""上流与底层"在 某一时空能短暂统一的印记——洋 人贵妇华丽柔软而温暖的衣袖,来自 被囚禁于乡村的温顺动物之身体;而 兔毛的生长,能量来自于我等少年从

摄

大地割取的青草。 我进城后,在时下城乡一体的日 子,除了被作为宠物悬挂、嬉戏,活体 的兔子已少见了。语言里的兔子,却 常常在我们的生活中跳跃。"抓兔 子",在湖州方言里意思与"占便宜" 仿佛,这个比拟形象而恰当。除了在 "龟兔赛跑"的故事里神气一回,反正 我们看到的兔子的命运是被欺凌。 因为天性中的善良,没有鹰的利爪或 虎狼的牙齿,所以在被随意拎起耳 朵,或抓或摔时,它只能干瞪着红红 的眼睛。我自始至终没有见到它对 敌人咬一口,或为自己的命运叫屈一

在当下,没有人会为"无用"的兔 子叫屈,夸奖的是抓者能把握机会, 摔者有英勇豪气。人人都有资格拎 起这小动物的耳朵,因为有"有鳖不 抓三分罪"的逻辑撑着。

兔尾短,我发现这篇文字过长 了,长过了白驹尾鬃。人用"白驹过 隙"形容时光短暂,我今将其改为"白 兔过隙",其一同样能说明生命的短 暂;其二祈盼这壑留得小一点,缩成 缝隙,以便那只善良的兔子能得以安 然通过。

一团江南青

春天的碎花裙,底子是青的。青草的

青,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感觉,附带 着,还有一股清新美妙的气息。没错,青 就是仲春时节草木的颜色和气味。

仲春的青,毛绒绒的,像阳光下少年 脸上的细绒毛。站在这青色的春天里,人 体会不由自主地分泌出爱情荷尔蒙。人 们表达爱的方式之一,是亲吻,狠一点儿, 重啃,那其实也就是吃了。对于春之青, 毫无疑问,得把它吃下去,融进身体里,才 算表达出了自己的真爱。

我估摸着,青团,就是以前的某个江 南人这样给琢磨出来的。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此人在野外 踏青,看着眼前色香味俱全的春天,味蕾 兴奋不已,便采了些野菜,准备回家吃。 但又一想,寒食节将到,不得生火做饭,于 是便捣汁和粉,包馅蒸之备用……多么浪 漫啊,这场春之爱。青团的出现,也让江 南之春越发的软糯与生动起来。

青团的青,来自青草。

协作:

江南人最常用的是艾草。艾草可以 去野外采,也可直接去菜市或集市上购 买。拿到艾草后,择其嫩芽洗净,入锅煮, 同时加入少量的食用碱,让它煮得更烂, 同时保持艾草的色泽。艾草煮好后,捣 烂,与糯米粉一起揉成粉团,然后分小块 包入馅料蒸熟即成青团。

蒸好的青团色如碧玉,清香扑鼻。咬 一口,糯韧绵软,就像咬了一口春天,那感 觉,真是好极了。

若寻不到艾草,也可用桨麦草。桨麦 草,我乡人称之为燕儿麦。有人说燕儿麦 是野麦的谐音,这也太没想象力了。仔细 观察燕儿麦的麦粒,它们其实很像一只只 站在麦秆上歇息的迷你小燕子,而且还拖 着一个个长长的剪刀尾巴呢。若把麦粒 的两个苞片掀起来,那它就是飞翔着的小 绿燕儿了。燕儿麦的名字,其实是可爱又 形象的,农人的智慧和浪漫,不容小觑。

说这么多,其实是想说,燕儿麦很好 认。燕儿麦小时,和麦子差不多,如若燕 儿麦也拿不定,那就割一把麦苗算了。

可做青团的植物其实有多种,除艾草 和浆麦草外,鼠曲草、泥糊菜也可。也有 用杨桐叶的,《荆楚岁时记》曰:"寒食取杨 桐叶染饭,其色青而有光,食之资阳气。 道家谓之青精饭。"这种方法做出来的,是 青精饭。既然可做青精饭,那它当然也可 用来做青团了。青团的重点是青。青草

的青,是春之清明的色彩与味道。 青团是一种冷食,可做清明时节的时 令小点心,也用以祭祖。

祭祖,要用好物,鸡、鱼、肉……青团 名列其中,这也说明,它是好吃的食物。 此外,它还是春之物,能够向祖先们传达 时令信息:时光匆匆,又一年。

青团现在到处都有卖的。制作工厂 化,馅料五花八门。但江南人还是喜欢老 底子的味,干脆自己动手做。

街角卖早餐的阿花姐五十多岁了,但 她说,自己记忆里最好吃的青团,依旧是 母亲做的那种。可惜的是,其母已不在人 世。如今,她只能自己做了青团,在清明 之前抽空回趟家,将其供于墓前。青团像 一颗颗翡翠珠子, 串起了一年又一年的绵 长记忆。

阿花姐是台州人,管青团叫青餣。她 做青团,用的是一种叫绵青的植物,后来 我查了查,发现它其实就是鼠曲草。绵青 做青团和艾草是一样的方法。为照顾大 家的口味,她做了甜咸两种馅的,咸馅里 面有猪肉、咸菜、笋、豆腐干等,甜的是红 豆沙。

阿花姐说,吃第一口青团叫"尝 春"。春天是什么味道的呢?软软的,韧 韧的,散发着青草的气息。春天里包裹 的,是或咸或甜的江南生活,或长或短的 江南记忆。

杭州硅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鑫伟低碳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滨江区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